

从二语习得的角度看大学专业课程的 双语教学:理据与模式

庞继贤,丁展平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在大学专业课程中开展双语教学是我国高校走向国际化的一条重要途径。从语言的地位和功能看,英语在我国属于延伸圈,是一门主要通过学校教育的方式来学习的外语。因此,客观上存在着语言运用环境差、关联性不强、学习动力不足等问题。专业课程的双语教学是一种“意义第一”的专业课,作为一个语篇社团,专业学科为英语的运用提供了一个特定的文化语境,使英语学习具有关联性,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学习者的学习动力和英语的综合运用能力。借鉴英语传播和二语习得的研究成果,比较美、加等国的双语教学模式,同时结合对专业课程双语教学开展情况的实证研究,我国大学专业课程的双语教学可以采用“双语互依模式”。这个模式应有以下特点:(1)以使用英语原版教材为主;(2)教学语言以英语为主,但应充分发挥汉语的支持性运用的作用,以有益于专业知识的获取和英语的习得;(3)专业双语课程应与作为公共基础课的大学英语课程有一个合理的衔接。

[关键词] 双语教育;外语;二语习得;“双语互依模式”

[中图分类号] H31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5)05-0172-08

高等教育国际化已成为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趋势,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和信息化社会发展的结果和要求。对于高等院校而言,国际化的核心问题在于培养在思想、知识、技能等方面一流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英语作为一种强势语言,已是国际经贸、金融、科技、外交等诸多领域通用的工作语言。因此,高校所面临的一项任务是培养大量既有丰富专业知识,又精通外语的毕业生。在2001年10月召开的教育部直属高校教学工作会议上,教育部要求各高校积极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金融、法律等国家急需发展的专业领域,力争在3年内使外语教学课程达到所开课程的5%至10%^①。在大学专业课程中开展双语教学是我国高校走向国际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那么,在我国已有悠久历史的外语教育与目前倡导的双语教学间究竟存在着什么区别?在专业课程中开展双语教学的主要出发点是否仅仅在于提高外语水平?专业课程中的双语教学对外语习得有什么作用?我国的外语教育改革有什么意义?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拟从英语传播和运用的现状及二语习得(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的角度出发,结合相关实证研究,

[收稿日期] 2005-01-07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基金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2002]18号)

[作者简介] 1. 庞继贤(1953-),男,浙江宁波人,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应用语言学及话语研究; 2. 丁展平(1966-),女,浙江舟山人,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应用语言学及语言认知理论研究。

^①参见教育部2001年4号文件《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

就专业课程中开展双语教学的理据及大学专业课程中开展双语教学的“双语互依模式”的必要性问题展开研究,以求教于方家。

一、外语教育与双语教学

在国际经贸、科技、学术、外交等领域,英语已成为一种世界语。我国开展双语教学中的外语主要是英语,所以本文以讨论英语为主。

从语言的传播和运用角度出发,美国的印度籍学者 Kachru^{[1](pp.12-15)}提出了世界英语(world Englishes)的三个同心圈理论(three concentric circles of English),即内圈、外圈(或扩展圈)、延伸圈(见图1)。内圈是母语使用者,外圈是第二语言使用者,延伸圈是外语使用者。三个同心圈前小后大,部分重叠。Kachru认为,这三个圈“显示了英语在跨文化、跨语言的环境中的传播形式、习得模式和功能领域”^{[2](p.5)}。内圈里人口少,英语作为母语以自然的方式习得,功能和用途是全方位的。外圈里人口比内圈多,这些人口所属的国家主要由英国的前殖民地组成,英语主要是通过学校教育的方式获得,在特定的功能领域里使用。在殖民时期,这种二语技能还是进入欧美上流社会及学习西方文化传统的一种工具。在这个圈内还应该包含生活在英语国家的非英语国家移民,英语是他们的第二语言。延伸圈里的人口最多,英语作为外语可通过长期的学校教育方式获得,在经贸、科技、教育、学术、外交等领域起着辅助语言(associate language)的作用。同心圈理论反映了英语使用的现状,也反映了世界范围内使用英语人口变动的复杂性,圈与圈之间的重合部分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这一理论模式也表明:当代的英语已不再是英、美等英语国家的“私有财产”,英语已出现或事实上存在着多种具有实际社会功能和人际交际功能、在语言学意义上完全成立和合理的变体(varieties),如印度英语、新加坡英语、香港英语、南非英语等。当代英语可以是西方文化的载体,也可以是东方文化的载体。正如颜治强所指出的:“在印度这样的国家,英语的文化内涵不但很东方,而且很印度化,比当地任何一种别的语言都更能够反映整个民族的感情和意志。”^{[3](p.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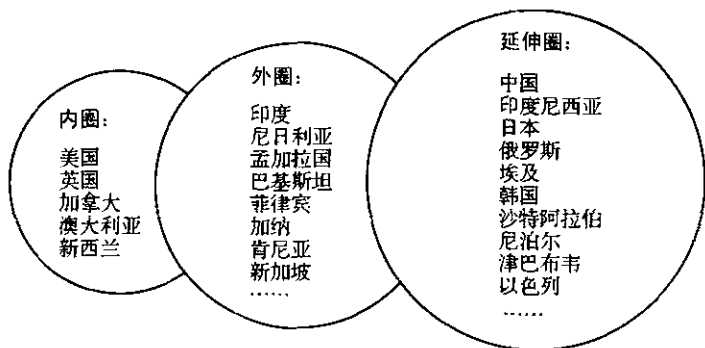


图1 世界英语的三个同心圈理论

中国的英语运用属于延伸圈,英语是教学大纲中的一门课程,以学习英语知识和听说读写译等技能为目标。因为英语是学校里的一门课程,一般而言,教与学双方不存在对英语运用有一个明确的、急迫的期望和需求,由此带来英语作为一种外语教学的语言运用情景及学习动力等问题。

双语教学与外语教育有本质的区别。学术界对双语教学的定义繁多,简言之,我们可以说双语教学是指对教学大纲中设定的课程(语文课、外语课除外)使用两种语言授课。双语教学常被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4](p.5)},主要有(1)沉浸式双语教学(immersion program),指学校使用一种不同于学生母语的 language 进行教学。文献中常提及的加拿大的法语沉浸课程就是这种教学模式。加拿大法语沉浸式双语教学课程的结果显示,通过七八年的学校教育,那些以英语为母语的学生的法语水平

和以法语为母语的学生相差无几。与把法语作为一门第二外语进行学习的学生相比,他们的法语水平远远超过后者。(2)维持性双语教学(maintenance bilingual education)指学生上学之初用母语授课,而后逐步过渡到部分科目采用学校规定的另一种语言学习。(3)过渡型双语教学(transitional bilingual education)学生上学之初部分或完全使用母语,以后转换到只使用学校规定的另一种语言教学。在美国,这种模式主要是为了移民学生能尽快地融入主流的英语社会,使不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学生和其他学生享有同等的教育、工作等机会。除此之外,当然还有维护国家统一等政治上的原因。

以上分类基于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和加拿大作为一个英、法双语国家而开展双语教学为出发点。这些模式与我国大学开展的双语教学有本质上的不同,参照同心圈理论,主要区别有(1)目的不同。双语教学常被区分为添加性的(additive)和缩减性的(subtractive)。美国是内圈国家,实施的双语教学从本质上看是缩减性的(subtractive),主要是为了种族同化、文化认同、社会稳定等社会和政治上的需要;加拿大实施的双语教学虽是添加性的,但实施这一语言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民族和谐共处、避免国家分裂^①。在我国,汉语是法定的官方语言,在大学专业课中开展双语教学最主要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专业学术水平,使毕业生能在国际舞台上的各专业领域与世界各国直接(而不是通过翻译)开展平等的对话,迎合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要求以及国家和学生未来发展的需要,同时提高学生的英语实际运用能力。显然,这种添加性的双语教学旨在培养国家建设和发展需要的“双语人才”,完全不同于加拿大的双语教学,更不同于美国的双语教学。(2)目的语性质不同。美国双语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外国移民尽快消除语言障碍,通过掌握主流语言——英语来融入主流社会,我国双语教学的任务并非掌握主流语言——汉语,而是掌握一门外语(主要是英语)。(3)语言习得的环境不同。美、加等国实行双语教学的目的语为英语或法语,二语习得一般就是在二语的环境中进行,我国开展的双语教学的目的语为外语(主要是英语)。从二语习得的角度看,英语作为外语和英语作为二语的重要区别之一,在于语言习得的环境。一般来说,前者(如中国人在中国学英语)环境支持差,教学之外,学习者完全可以用母语来从事各项活动,而后者(如一个中国移民在美国学英语)环境支持好,教学之外,学习者生活在二语的环境中,必须运用二语来从事各项活动。这两者的区别带来了学习动力与学习效果优劣等问题。

近年来,双语教学成为我国教育的一个热点话题。从高等学府到中小学校甚至到幼儿园,都纷纷开设双语课程,目标各异,鱼龙混杂。在这一情景下,厘清英语传播的现状,区分外语教育和双语教学之间的不同,对明确我国开展双语教学的目的是非常必要的。

二、从二语习得的角度看专业课程的双语教学

我国的外语教育常被指责为“费时多、收效差”,英语教学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习者使用英语进行成功的口头和书面交际的能力,但目前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的问题正是出在这一环节上,主要原因在于教学内容与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和社会需求(或目标需求)联系不紧,相互脱节,由此产生语言运用环境匮乏甚至空缺,以及必要的学习动力缺乏等问题。要提高学习者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英语教学的本身当然必须进行改革,但仅此还不能解决问题,而在专业课程中开展双语教学,则可以为改变学习者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差的问题提供一条有效的解决途径。因为正是在改善语言运用

^① 加拿大是一个英国文化和法国文化共存的国家。虽然说英语的人口占了总人口的80%,但在魁北克省,说法语的居民却占了80%。为了缓解由语言使用而引发的社会不安定因素,维护国家统一,1969年,加拿大联邦政府颁布了《官方语言法》,宣布英语和法语同为官方语言。

环境和提高学习动力这两个方面,专业课程的双语教学为此创造了条件。

(一)语言运用环境问题

在我国的英语教学中,英语作为一种外语,客观上存在着环境支持差的问题。社会是一个大环境,具体的专业学科领域则是一个个小环境。Swales 将一个学科称之为“语篇社团”(discourse community)或社会修辞网络(sociorhetorical network)^[5](pp.21-27)。在语篇社团里,语言行为的首要决定因素是功能:即对社团共同目标的追求,这种追求通过社团拥有的多种语类,如学术期刊论文、专业通讯等把社团的成员联系在一起。语言作为交流工具不同于以莫氏电码作为交流工具,语言的运用会受到使用者的思维模式、社会、专业文化、传统习俗、时间等众多变量的影响。在语言的运用和交际技能方面,语篇社团作为一个特定的专业群体必然受到其专业领域的文化和规范的制约。例如,同为学术论文,人文社科常强调分析综合各派的观点,而理工学科强调的是对过程的描述、对事物的定义、对研究结果的讨论与解释,在经贸学科中,作者则常对各种观点进行比较并提出自己的观点。专业课程的双语教学以英语为媒介教授专业知识,是一种“意义第一”的专业课,英语的运用完全处在一种特定的专业文化和语境下,这显然已不是为学英语而学英语了;“习得”多于“学习”^[6](pp.15-17),英语带有明确的工具性,在追求意义理解的同时,专业的语境为英语的习得和内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对于普通英语和专业英语,人们在认识上常存在着不少误区,例如,有人常把“科技英语”、“商务英语”等看作是独立于英语以外的特殊语言。其实,所谓“科技英语”只是一种语域标记(registral label)而已,正如我们不能将方言说成是一种独立于汉语的语言一样,我们不能将“科技英语”说成是一种独立于英语的语言。但是,作为在特定语域中的一种语言运用,“科技英语”或“商务英语”有其明显的语域特点。专业英语与普通英语的区别也不仅仅在于专业词汇,一个特定专业领域的文化和规范必然对专业语篇在语言运用上带来影响,这些影响常体现在同一语言形式所隐含的不同的、特定的意义,包括不同的语篇结构^[7]。普通英语强调的是语言共核,但是,语言共核的局限性在于它以语言形式系统的同一性为依据,忽视了同一语言形式在不同的情景下有不同的语义、语用价值这一事实^[8](p.53),它常常掩盖不同专业领域语言运用的特殊性。所以,可以说专业课程的双语教学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英语作为外语所带来的在教学上环境支持差的问题,为英语的实际运用提供了一个实在的语境,为外语的习得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20世纪初,人们认为双语教学对人的智力发展有消极影响,到了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人们转而认为双语教学对人的智力发展不会有积极的影响,但也不至于有消极影响;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随着研究的深入,目前学术界已普遍认为双语教学对人的智力发展有正面的、积极的促进作用^[9](pp.27-43)。虽然在学习活动中,学习者会使用语言来调节思维,但是人们所习得的概念、技能及由此形成的相关的专业图式(schema)并不受某种具体语言的制约。所以,知识与技能是可以移转的(transfer),意义可以超越某一种具体的语言。有研究表明^[10],已在母语中习得的概念、知识,包括专业词汇,很容易在二语中得到深化和发展,因为这些知识对于英语综合语言能力的提高而言,是一种“可理解的语言输入”(comprehensible input)^①。大学生是一个已具备熟练的母语能力、成熟的认知能力,并有专业背景的成年人,这些能力有助于二语能力和知识的习得,而专业课双语教学无疑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习得催化剂的作用。因此,母语能力与二语能力可以互补,而不是相互排斥。

① Krashen 提出的“输入假设”(input hypothesis)认为“可理解的语言输入”是语言习得必要的条件。所谓“可理解的语言输入”,指的是学习者接触的是可以理解的语言材料,其难度略高于学习者当前已有的语言知识。

(二) 学习动力问题

英语作为课程表中的一门课程,对教与学双方来说,一个最明显的特点是除了考试,学习缺乏明确的需求的关联性,由此产生学习积极性差、学习动力缺乏等问题。一般而言,一个学生进大学前已学了六年或九年的普通英语,在大学阶段就不应再停留在基本上无实际需求关联的普通英语上,对优秀学生来说尤其如此。一门高水平的专业课必须具有国际视野,双语教学为英语的运用、学生当前的学习需求和今后的专业发展提供了一种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必将有效地促进学习者学习的兴趣和动力。语言共核基础较差是否有碍于专业教学的开展?二语习得研究多次证明:语言习得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线性的、从一个外加的所谓从易到难、一点一滴习得的过程。学生的需求和学习与运用的关联性是最好的学习动力,共核基础好坏并不是开展专业双语教学的必要条件。

三、大学专业课程双语教学的“双语互依模式”

如何解决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大学专业课程中应开展双语教学,并采用“双语互依模式”。在此,笔者根据2003年至2004年对浙江大学几个学院开展双语教学研究的主要相关结果加以阐述。

(一) 实证研究

1. 研究问题与工具。本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展开(1)对专业课程双语教学的态度(2)在已开设的专业双语课程中,应就师资、教材、教法、课程设置等地方作何改进。研究采用问卷调查^[1]、课堂观察和访谈形式。问卷对象为浙江大学已完成或正在接受双语教学的本科生,他们分别来自生物、医学、软件、食品科学、化学、光学、信息工程、电子工程、大气科学、经济、法学及竺可桢学院等学科和学院,共收回有效问卷320份。对采集的数据用SPSS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对开放型问题的回答运用“关键词分析法”进行分类和整理。课堂观察选取法学院为其研究生所开设的有关美国司法制度的课程,该课程由具有美国司法工作经历的美籍教师担任。研究方法为课堂教学录音和笔录,焦点为课堂教学活动和交际特征。访谈对象为双语课的授课教师。对课堂观察和访谈采集的数据主要通过分析整理的方法进行归纳。

2. 主要研究结果。绝大多数学生以及接受访谈的全部授课教师对大学专业课程双语教学持肯定态度。对以上三类数据分析的主要结果可以归纳如下:

(1)大学专业课程双语教学有利于专业水平和英语能力的提高,并认为双语课程的范围应扩大。

(2)应采用英语原版教材。

(3)双语教师的英语能力有待提高,要求由外籍教师授课或由外籍教师和中国教师联合授课。

(4)双语课堂应允许中文解释,并介绍行之有效的双语学习方法。

(5)在充分肯定双语教学优点的基础上,不少教师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弄清双语教学的目的——是提高外语水平还是专业课程教学质量?必须探讨双语教学的效果与成本;教学和考试使用的语言应视专业难度与学生的水平而定,可以用英语,也可以适量采用汉语,但是一门具体的专业双语课程对语言使用的比例,在课程大纲中应得到反映,需解决原版教材内容多、价格高等问题。

(二) 大学专业课程中开展双语教学的“双语互依模式”

在我国英语作为外语的大前提下,大学专业课程的双语教学应汲取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成果,充分利用专业双语课程所提供的语言运用环境,加大对学习者目的语的输入,同时,要充分利用学习者已有的、依赖于母语的认知发展和专业背景。在我国大学专业课程中,绝大多数双语教师

的母语为汉语,他们的英语表达能力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许多专业课程高深精妙,学生用母语理解尚有一定困难,更不用说用英语授课。因此,我国专业双语课程没有必要、事实上也不可能排除母语的运用。相反,教学双方要充分利用母语的支持性功能来促进专业以及目的语的习得。这就是我们主张的“双语互依模式”,这个模式应有以下几个特点:

(1)以使用英语原版教材为主,内容的选取不仅要反映某一专业学科的最新发展,而且要以专业教学大纲为依据。

(2)教学语言以英语为主,但应充分发挥汉语的支持性运用的作用。

(3)在开设时间上,专业双语课程应与作为基础课的普通英语课程有一个合理的衔接,可同时进行,也可以放在普通英语课程之后,在大学学习期间真正做到英语学习“不断线”。

四、结 语

从某种意义上看,双语教学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我国英语教育效果并不理想。英语教育本身需要改革,从教师的角度出发,专业领域英语的运用研究和专业语类的研究应予以加强。现代社会所主张的职业精神的基础是分工与专业^[12],专业教师理所当然关心的也是他们的专业和话语交际的结果;由于缺乏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基本训练和专业基础知识,专业教师对语言运用的过程和运作功能即交际结果是如何达到的,常常缺乏兴趣和敏感性^[13]。正如常人对日常司空见惯的语言运用习以为常一样,专业人员对专业领域中的语言运用也常常漠不关心。对特定专业群体语言使用的特点、语篇运用的特点和特定的交际技能特点的区分和研究,属于语言工作者和外语教育工作者的专业领域,应用语言学应该加强对英语在专业领域中运用的描述与解释以及教学法等方面的研究,为专业课程的双语教学作出贡献。

专业课程的双语教学不是外语课,应鼓励已具备英语授课能力的专业教师开展双语教学,对暂不具备该能力的专业教师则不应强求。专业教师应在自己的专业上精益求精、有所创新,如果以专业水准下降为代价开展双语教学,把大量时间花在英语学习上,则不仅影响专业教师的职业精神,而且也是宝贵资源的浪费。

[参 考 文 献]

- [1] B. B. Kachru. Standards, Codification and Sociolinguistic Realism: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the Outer Circle [A]. In R. Quirk, H. G. Widdowson (eds). *English in the World* [C]. Cambridge: CUP, 1985: 11-30.
- [2] B. B. Kachru. The Sacred Cows of English [J]. *English Today*, 1988 (4): 3-8.
- [3] 颜治强. 世界英语概论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
- [4] 胡壮麟. 论中国的双语教育 [J]. *中国外语*, 2004 (2): 4-8.
- [5] J. M. Swales. *Genre Analysis—English in Academic and Research Settings* [M]. Cambridge: CUP, 1990.
- [6] S. Krashen. *The Input Hypothesis: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M]. London: Longman, 1985.
- [7] 庞继贤. “语篇体裁分析”理论评析 [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3 (2): 105-111.
- [8] M. Bloor, T. Bloor. *Language for Specific Purposes: Practice and Theory* [A]. CLCS: Occasional Papers [C]. Dublin: Centre for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Studies, Trinity College, 1986: 49-61.
- [9] K. Hakuta. *Bilingualism and Bilingual Education: A Research Perspective* [A]. NCBE FOCUS: Occasional Papers in Bilingual Education [C].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 1990: 27-43.
- [10] J. Hamers, M. Blanc. *Bilinguality and Bilingualism* [M]. Cambridge: CUP, 2000.

- [11] Cai Xiaoyan. An Investigation into Models of Bilingual Education in China 's Tertiary Institutions[M]. Unpublished MA thesis :Graduate School Zhejiang university. 2004.
- [12] 杨眉. 双语教学不符合职业精神[N]. 中华读书报. 2004 - 11 - 17 (19).
- [13] H. Hyland. Specificity Revisited :How Far Should We Go Now[J].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2002 (21) 385 - 395.

[责任编辑 徐 枫]

Bilingual Education in College Specialist Courses : An SLA Perspective

PANG Ji-xian , DING Zhan-pi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58 , China*)

Abstract: Bilingual education in China 's college specialist courses is an important step towar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country 's higher education. In practice , bilingual education in this context is realized by using a foreign language , mostly English , to teach specialist courses specified in the curriculum. English in the Chinese context is in the extending circle and is learned as a foreign language mainly through school education , which is often characterized by poor environmental support , lack of relevance to learner needs and weak learner motivation. Bilingual education in specialist courses , however , helps to create a meaningful environment for learners to acquire English. It also provides relevance and a context for learners to examine and internalize how English is used by a specialist discourse community to achieve its communicative purpo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LA) , using English to teach specialist courses is a valuable approach to improve learners ' comprehensive ability to use English. A specialist field as a discourse community has a number of specialist genres in its furtherance of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goals , such as journal articles , coursebooks and newsletters. Use of language in these specialist genre types is governed and constrained by the rules and conventions of relevant specialist discourse communities , which provides an ideal "comprehensible input" for learners. Learning English in this manner also provides relevance to learners ' learning needs and future work needs , improving learners ' motivation to learn English as a result.

Bilingual education in specialist courses as is advocated in Chinese colleges differs greatly from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 but it also differs in nature from the three models practiced mainl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immersion program , maintenance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transitional bilingual education. The main differences lie in the three aspects of teaching purposes , the target language to be learned and the language acquisition environment.

To investigate the validity of bilingual education in specialist courses at Zhejiang University , P. R. China , a study was carried out using questionnaire surveys , classroom observations and interview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ttitudes of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wards these bilingual education programs are positive.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discussion and the research data from this empirical study , we propose an "English-Chinese interdependence" mode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in current college specialist courses. This model should be based on the following three principles : (1) Bilingual courses should use original English textbooks. These textbooks should be selected to reflect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of the field concerned and

should be used with guidance of the course syllabus. (2) Bilingual teachers should mainly use English in class, and they should utilize Chinese as valuable resources when need arises. (3) Bilingual teachers and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need to collaborate on bilingual programs. A link should be established between general college English courses and bilingual specialist courses. This model mainly argues that while using English to teach specialist courses the supportive role of Chinese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This is beneficial to the learning of specialist knowledge and the acquisition of English as well.

Key Words: bilingual education; foreign language;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English-Chinese interdependence" mode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资本市场博弈浅析

市场有效性问题是金融经济学的核心。市场有效性理论的代表人物法马指出,当证券价格能充分反映投资者可能获得的与公司有关的各种信息时,证券市场就是有效市场。即在有效市场中,无论随机选择何种证券,投资者都只有获得与投资风险相当的正常收益率。证券市场中,信息是决定投资行为和投资收益的重要资源,信息的不对称,将导致市场失去效率,并使广大投资者失去信心,进而威胁到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一)信息不对称的成因

(1)搜集和获得信息需要花费成本,信息的传递同样存在着时间和空间的差异,这使得不同实力的投资者获取信息多寡不同。同时,“搭便车”问题的困扰也使许多人在能无偿利用他人信息的基础上,不愿花费成本去搜集信息,而花费成本去搜集信息的人也得不到完全的好处,从而削弱其搜集信息的积极性。另外,在对信息加工判断作出决策等方面,不同的投资者由于自身条件的不同存在处理能力上的差异,从而导致信息获取各方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地位。(2)上市公司和证券机构明显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相对优势地位。对于谋求通过上市发行筹集资金的上市公司来说,对于所筹资金的投向、投资风险、收益的了解显然多于证券机构。而证券机构拥有强大的信息搜集能力和财力支持,在信息掌握方面又显然优于广大个体投资者。(3)内幕交易的存在构成了人为的信息不对称。交易人利用内幕(如上市公司和有关利益对象的密切联系)提前获得比一般投资者更快或难以获取的信息,预先进行市场操作后再将信息公开,以从证券价格的异常波动中牟取非正常超额利润。

(二)信息不对称的表现和影响

(1)一级市场信息不对称产生“劣质公司驱逐优质公司”现象。新股发行中,长期以来市盈率偏高。低质量公司往往竭力包装公司形象,由于投资者、监管者和发行公司的信息不对称,投资者和监管者难以对企业的真正收益作出判断,往往选择账面利润高和发行市盈率相对较低的低质量公司,而把一部分高质量高市盈率的发行公司排挤出去。(2)投资者内部信息不对称导致羊群效应。个体投资者为了趋利避害,在信息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很容易受到其他投资者的影响,模仿他人决策,形成了非理性的“羊群行为”。这种“羊群行为”导致市场价格进一步偏离其真实的基础价值水平,且任何微小的变化都会触发羊群的追涨杀跌行为,使得信息优势方较早获利了结,而信息劣势方则成为牺牲者。

(三)信息不对称的博弈分析

在无监管状态下,设A、B是两家规模、效益等各方面条件都相似的公司。上市公司的战略选择为信息披露(及时、真实)或信息不披露(延期披露、虚假披露)。根据囚徒困境,我们很容易得出博弈结果,即为了获得利润最大化,公司将选择信息不披露(延期披露、虚假披露)。在监管状态下,由于监管机构加强了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一旦公司不披露信息会遭到查处和重罚,信息不对称的弊端显然会得到较大改善。但是,在监管当局得不到足够激励和有效监管的情况下,一方面监管者存在“偷懒”行为的可能,另一方面,造假者可利用监管者的寻租心理成功对其进行贿赂,从而导致监管者和造假者之间的串通与合谋。通过双方的博弈模型(如下图)可以看到,串谋很容易成为双方的共同选择,形成纳什均衡。

造假者

| | | | |
|-----|-----|--------|------|
| 监管者 | 合谋 | 10, 10 | 0, 3 |
| | 不合谋 | 3, 0 | 2, 2 |

(四)市场有效性建设的几点建议

(1)强化信息披露,把信息监管作为监管的核心,改善市场的博弈条件。在规范市场运行的信息披露制度中,要建立一套有效的信息披露体系。要通过系统创新、监管制度和方法的创新,再造市场博弈条件,完善信息披露、监管制度的建设,加强对监管部门信息披露的再监督。(2)增加信息不披露(延期披露、虚假披露)的成本。信息不披露(延期披露、虚假披露)会获得很多短期收益,只要增加信息不披露(延期披露、虚假披露)的成本,就会使得短期收益被上升的成本所抵消,从而有效抑制这种行为的产生。(3)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要尽量缩小“劣驱良”效应的运作空间,就必须全面提升上市公司的质量。同时,必须对现有产权制度进行改革,充分发挥董事会、监事会的作用,从根本上改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

(童晓明,叶赛敏)